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关于人本质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

李秀娟¹ 李相勋²

(1. 长沙民政学院 文法系, 湖南 长沙 410004; 2.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自古有之:黑格尔、费尔巴哈以“既成论”表述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抽象的、先验的人的本质论;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则以溯因为基点,即探讨人的本质何以生成为人的本质之关键,从而确立了人的本质的辩证发展观,完成了人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人的本质论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

[关键词] 马克思;人的本质;人学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6)02-0021-03

作者简介:李秀娟,女,山西永济人,长沙民政学院文法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应用;李相勋,男,韩国庆州人,留学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韩文化的比较研究。

人学问题乃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而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亦成为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术界有关人的本质问题的论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术界关于人的本质的论争主要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观点:人的本质一元论、人的本质二元论和人的本质多元论。当我们问及这三种人性论的基本的观点的理论来源时,我们的目光自然会回到马克思关于人性论述的原典上。无论是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都离不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有关人的本质理论的探讨,即探讨人的本质是何以生成的问题,这种人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何以生成的详细阐释。马克思以前的诸多旧哲学中,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他们的基本的观点是人的本质“既成说”,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则是人的本质何以生成说,从发生论的角度论证了人的本质何以生成的问题,从动态的角度说明了人性是发展变化的。当代学术界三种基本人性观的提出,让我们觉得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显得尤为必要。因此,研究马克思在《形态》中对“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探索之历史性遮蔽

如前所述,“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认为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绝对稳定、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抽象性、预定前兆性的人的本质论。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的代表,他们认为人的本质随历史的变迁从来都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而在当代社会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无论是一元论的人的本质观,还是二元论的人的本质观,甚或是多元论的人的本质观的学者,他们所阐述的人的本质仍然是“既成论”占主导地位的人的本质观

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他认为人的“类本质”是与生俱来的、既定的;费尔巴哈把人和人的本质看成是纯粹的、既成的客体,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他强调人的绝对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费尔巴哈的这种抽象的人的本质论,认为人的本质是既成的、固定的,从而把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本质绝对化、抽象化,并认为人的本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观。辩证来看,费尔巴哈之流的这种“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点,一方面,造成了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研究的历史性之遮蔽,使人很难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给人的本质的演变与发展造成一种假象,另一方面,这种“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点又为马克思探索人的本质确定了批驳的靶子,从而为确定马克思从发生论的角度来论及人的本质的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对“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的彻底颠覆:“哥白尼”式革命的完成

(一)“革命”的前夜,关于人的本质阐述的量的积累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阐述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种的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1]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类本质”的概念,同时,马克思又非常谨慎地对待“类本质”这个既成本质概念,而且他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来区分既成的“类本质”和“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从这种视角来区分费氏之流的“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人的类本质前面有一定语——“‘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定语,从这个视角来说,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阐述方面已经出现与费尔巴哈固有的类本质不同的概念——即

人的本质会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发生变化,已经凸显了双方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的观点。很明显,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阐述的有关人的本质的观点已经与费尔巴哈所谓的人的本质有不同之处。而且马克思已经不满足在他之前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所作的简单判断,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观点已经向前跨越了一步。《巴黎手稿》的中心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则比较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内容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异化”以前,有关人的本质还处在“自然主义”之本真状态,而在劳动异化理论产生以后,他认为人的本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异化了。而未来共产主义在扬弃“异化劳动”之后,人的本质便又将恢复到“自然主义”的本真状态,这不是一种历史性地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返朴归真,是一种螺旋式地上升式的人的本质观。这其中要说明的是:其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劳动的性质的改变而改变的,因此,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凸显出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历史性变化。其二,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所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他又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这一命题对人本质的论述并没有原则上的变化,但这无疑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之探讨的阶段性的成果,有助于其对人的本质观的进一步探索。其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为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表述有着更深层次的意蕴,是较《巴黎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更高一层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马克思所论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特指的是“劳动、交往、意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和。而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我们认为劳动工具因时代而异,因人而异;由劳动而表现出的交往也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这种由劳动而表现出来的实践,很明显地说明了一切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归根到底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本质发生的性质,发生的缘由,等等。因此,在《提纲》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进一步打破了“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一种全新的发展变化的人的本质观已初显端倪,但“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实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却是马克思在《形态》关于人的本质的阐述,在《形态》当中,马克思实现了人的本质观的“哥白尼式”革命。

(二)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在《形态》中实现了对“既成论”人的本质观的颠覆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具有两面性,认为人的本质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变化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既有“既成论”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

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固定不变的;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本质又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提出,他的理论前提不是费尔巴哈所提的那种抽象的观念的想象中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能动的表现自己的。”^[3]这些个人,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是需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个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地方。在马克思看来,人能和动物能区别开来,又能使人成其为人的内在根据,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即劳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这样,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活动中体现出来。自然物质的运动是按其固有的规律,无目的的、无意识的活动,而动物的活动却是被动适应环境的一种盲目本能活动。人作为有主体性的个体,具有实践的主体能动性。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人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之中,而不是相反。人既不盲目地受制于客体,也不像动物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人的劳动实践过程本身是一个能动地、自觉地创造性活动。人的劳动一方面创造了有利于人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基础,而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然界,创造出一种人化的自然,使人和自然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于是,人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与自然发生的是一种交互关系,整个人类是人化自然与本真自然的合和体。人就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获得发展,提高自身的素质,强化人的本质力量,塑造并完善人的本质。这同样说明人的本质是辩证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6]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人的本质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在显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和发展。换句话说,人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外部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人具有了什么样的本质特性,是同他们劳动的联系方式直接相关的,“现实基础”规定和影响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发展,而它们自身又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马克思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社会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

的最终决定因素,同时,“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的发展变化,即决定社会生产关系,而各种“交往形式”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着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鉴于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最终产物,而各种社会关系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而,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虚拟的人出发,找到了研究人的本质的科学依据,并得到了科学的论证:即人的本质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论。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的变化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在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的本质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故此,人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会得到全面发展,人性也会得到彻底的升华。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克思描绘了一种人的本质全面发展的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蓝图:“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8]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全面发展的和谐发展的美好蓝图。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观点的阐述是可变的、动态的观点,彻底颠覆了“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

由此,马克思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辩证发展的逻辑过程,并说明了在人类最高阶段人的本质的和谐发展状态。在未来的最高阶段,似乎人的本质又回归到了原始的“本真”状态,其实不然。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人的本质是一种在经过辩证否定之后的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对“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的一种彻底地颠覆。

综上,马克思在《形态》中是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为研究对象,经过前期在《巴黎手稿》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为其“哥白尼”式革命的奠基,最终在《形态》证明了人的本质是随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相适应的人的本质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的人的本质观、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人的本质观,而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与共产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人的本质观。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形态》中实现了对传统费尔巴哈之流的人的本质“既成论”观点的彻底颠覆,实现了人的本质转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也即实现了人的本质何以生成的辩证的人的本质观。

三、马克思在《形态》中实现人本质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突破了以往

旧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所谓“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认为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绝对稳定、一成不变的,是一种抽象性、预定前兆性的人的本质论。对这类人的本质观的突破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凡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在《形态》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的突破,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论的伟大贡献。这种对以往“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点的颠覆,推翻了以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的论争,也即打破了人的本质“既成论”的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人类史上关于人的本质论的一大创举。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的彻底突破,有利于澄清理论界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说的模糊认识和模糊诠释。在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有人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鱼目混珠,认为他们关于人的本质论都是“既成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有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的一大曲解与误解。通过本文的阐释,我们能清楚地区分费尔巴哈、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关于人的本质阐述的基本观点,从而有助于客观正确评价马克思对人学的伟大贡献,这种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对当今人学研究的理论研究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在《形态》关于人的本质的阐述,为当代人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而从实践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辩证发展观,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探讨人学,并为人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使人们对人学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从现实的人出发去发掘人的本质,反对离开现实的人性去空谈性理之流弊。马克思的这一伟大理论突破,更有利于人们从现实的本真的人去谈人的本质,努力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从理论层面提供了实践的依据,并指导实践,付诸实践。

人的本质作为人类永恒的话题必将受到持久的关注和探索。从理论上论述马克思在《形态》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突破,有助于人学的进一步探索与深化。马克思在《形态》对“既成论”的人的本质观的突破,必将推进人学的研究,有助于人性的彻底地释放,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收稿日期] 2005-08-20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 [3][4][5][6][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29, 24, 43, 43, 83, 37.

[责任编辑:王望]